

繪圖五百羅漢



增圖五百羅漢

趙樸初題

(京)新登字189號

繪圖五百羅漢

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1201印刷廠印刷

889 × 1194大16開本 32.5印張
199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數2000冊
ISBN 7-5013-0928-0/B · 62定價 295 元

《佛像圖錄叢刊》說明

佛教不僅是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國更有其深遠的影響，并已融入我國傳統文化之中。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獻裏，包括了衆多的佛教典籍；輝煌燦爛的文藝作品中，內涵佛教藝術之花，遍布南北的石窟藝術和大量的敦煌壁畫，已成爲中外矚目的當今「顯學」，爲世人所稱頌。屬其中之一的佛像（包括諸佛、菩薩、羅漢、護法神等）和由其匯成的圖錄，也獲得了巨大成功，成爲中國刻繪藝術寶庫不可或缺的內容。它們有的塑于廟宇，有的鑿于岩石，有的梓于木版，有的繪于紙本。由于不少作品質地精良，藝術水平很高，爲很多研究者所急需參考的資料。尤其觀音菩薩和普通人的羅漢像，更爲普通大衆所喜愛。

北京圖書館分館普通古籍組，在整理合流所藏古籍時，發現了不少佛像圖錄。它們內容豐富，數量衆多，形式多樣，刻繪皆備，時代綿遠，重梓翻印不絕。故此，我們特以本館藏品爲主，并適當選錄館外部分佳作，編成這套著作，顏曰「佛教圖錄叢刊」，公開發行。現在先以吳元真整編《繪圖五百羅漢》、寒冬、虹整編《羅漢圖錄》等書爲首創，然後再陸續將可能找到的一些佛教圖像書籍整理出版公諸于世。我們想這對於藝術研究是有用處的。不過由于我們水平有限，疏漏之處，敬祈指出。

出版說明

《繪圖五百羅漢》，四卷，民國間山東孫玉山手繪。

這部彩繪本五百羅漢圖冊，原為經摺裝，凡四冊，冊頁每幀畫有並排而坐的兩尊羅漢像，像之上方橫書其尊號，左下方豎題當時在祝聖寺捐資敬修者籍貫姓名。冊頁版心高20厘米，寬31.7厘米。卷首有題為《祝聖寺石鐫五百阿羅漢記》序文，然其序文殘缺，有頭無尾。其後有清嘉慶二年（1798）常州知府胡觀瀾跋文，及繪者孫玉山的落款及鈐記。

祝聖寺位於湖南省衡山縣，是南嶽六大叢林之一。據《南嶽志》載，此寺始建於唐，初名彌陀臺。代宗大曆末年，賜號般舟道場。德宗貞元間，賜名彌陀寺。武宗汰佛法，寺廢。五代時馬氏王楚，改為報國寺。宋時為神霄宮，後又復為寺，名勝業寺。元、明時曾進行修葺。入清後，康熙四十四年（1709）遷勝業寺於沙坪，寺基改為行宮。康熙五十五年（1714）又復為寺，稱祝聖寺。雍正初年對寺院進行修繕。光緒六年（1880）因蟻蛀嚴重，殿宇傾圮，再度重修，並增建羅漢堂等建築。祝聖寺之名自清初沿用至今，現寺院仍存。

祝聖寺與南嶽大廟相鄰，規模宏偉。寺內石刻文物古蹟甚多。這裡的僧人很早就與日本、東南亞各國佛教界來往密切，影響頗深，是我國歷史上江南有名的巨剎。

祝聖寺羅漢堂內石刻五百羅漢像是寺僧心月和尚發心，在一些名流居士、善男信女的贊助下，用了三年的時間，以常州天寧寺石刻五百羅漢像拓本為藍本，摹勒而成。工畢嵌於羅漢堂內。這一青石陰刻五百阿羅漢像與同時得到的陳金鰲家藏的五百羅漢畫冊一起，被視為當時祝聖寺鎮寺鴻寶。

心月和尚所刻五百阿羅漢石像其底本是常州天寧寺了月和尚於清嘉慶三年所刻的五百大阿羅漢石像的拓本。其石刻畫像是當年常州知府胡觀瀾在敬讀了乾隆弘曆所做的《萬壽山五百羅漢堂記》之後，發心刻成的。胡氏認為《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有名無像，不善盡美。即請名手畫師仿摹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繪畫成圖，又重訂五百羅漢之名號，將法像與尊號一一相對，匯聚一起，鳩工勒石，冀垂久遠。這種名、像合一的做法，在此之前僅見清乾

降雕版複製明崇禎刻本《羅漢圖錄》。名、像合一的石刻五百羅漢像，當以此為首創。刻本《羅漢圖錄》不易傳久，而這種刻之於石的五百應真名號圖像却能存之久遠。故心月和尚要仿而效之，為佛門增輝，敬供在羅漢堂內光照十方法界。

《繪圖五百羅漢》是孫玉山臨摹祝聖寺石鏤五百阿羅漢像的彩畫本。以五百羅漢為體裁的繪畫作品雖說不少，然保存至今的已不多見。各家的表現手法雖不盡相同，但歸納起來大約可分兩種：其一，是以一定的故事情節，構成一幅幅畫面，所繪羅漢有動有靜，有立有卧，大小不一，次序不明。如清康熙年間浙江許從龍繪的《五百羅漢圖》。該畫現存江西廬山博物館。其二，是以名刹寺院羅漢堂內供奉的五百羅漢塑像為本，所畫羅漢大小相同，法相端莊，表現細膩，排列有序。如孫氏所畫的這部《繪圖五百羅漢》。這兩種不同的表現手法，各有所長，都有佳作聞名。

孫氏筆下的五百羅漢畫像，保留了原石刻圖像線條流暢、姿態生動的線刻藝術特色。在此基礎上又施以各種和諧的顏色，使其畫面不僅色彩豐富，人物也更加生動逼真，栩栩如生。這與石刻拓本相比，其觀賞價值又提高了一步。圖冊中所畫的羅漢大多是漢族和尚的面貌，但也有少數蓄髮留鬚，鬚髮卷曲，雙耳戴環的異國佛門弟子。這表明被中國廣大僧眾崇拜的五百羅漢是一隻中外佛門高徒混編的羅漢羣體。十分有趣的是，這些外國羅漢雖面孔有別，但衣着服飾和手持之物又確明顯具有我國佛教傳統的僧俗習慣和傳統文化的特色。這說明中國的佛教文化，是外來佛教傳入中國後，被傳統的中國民族文化所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漢族風格。這些佛教文化遺存是中外佛教界長期交流合作的產物，是共同創造的財富。

據《中國名寺志典》介紹，祝聖寺羅漢堂內的五百羅漢像石刻，在十年動亂中已全部被毀，現僅存拓本在南嶽廟書畫館內陳列，因此，保存至今的這部圖冊不僅在研究中國佛教文化中關於羅漢的繪畫和雕塑藝術上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且在搜集整理祝聖寺佛教文物工作中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我們在整理這部圖冊時與北京圖書館善本部金石組收藏的《天寧寺石刻五百大阿羅漢》拓本進行對照，其圖冊畫面與拓本完全一致，所書文字字體也極為相似，說明祝聖寺石鏤五百羅漢像是以常州天寧寺石刻五百羅漢像拓本為底本的說法是毫無疑問的。圖冊卷首胡觀瀾的跋文，就是抄錄胡氏為天寧寺石刻五百羅漢像工竣之後所書跋文的後半部文字，而胡氏前面一大段按文全被佚失。這次重印將原跋文全篇抄錄排印，附之於後。為使讀者了解祝聖

寺石鏤五百羅漢像鐫刻始末，我們將《南嶽志》中《李元度祝聖寺新建羅漢堂記》全文也，併附在後面，供讀者參閱。

關於五百羅漢尊號，各種史料記述略有不同。今借整理孫氏繪本之機，將其所書名稱，與常州天寧寺有刻五百羅漢像拓本（下簡稱拓本）、明嘉興藏中《南宋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下簡稱嘉興藏本）、清乾隆大藏經中《五百羅漢尊號》（下簡稱龍藏本）相對，發現有三十余處文字上的不同。糾其原因有音譯時用字上的差異，有傳抄時文字前後顛倒及常見的魚魯亥豕之誤。如：繪本中第百〇三位三昧聲尊者，拓本、嘉興藏本、龍藏本均為三昧聲尊者；繪本中第百七十一位利波羅尊者，拓本、嘉興藏本和龍藏本均為利婆多尊者；繪本和拓本第四百〇二位幻光空尊者，嘉興藏本和龍藏本均為幻化空尊者；繪本和拓本中第百三十八位忍心生尊者，嘉興藏本和龍藏本為忍生心尊者；繪本和拓本中第百三十三位沒持伽尊者，嘉興藏本和龍藏本為沒特伽尊者；繪本第十九位末田庭迦尊者，拓本和嘉興藏本為末田底迦尊者，龍藏本為末山底迦尊者；繪本中第百三十三位敬說常住尊者，拓本、嘉興藏本、龍藏本均為敬說常住尊者。凡此種種，不一贅述。繪本中第百四十二位提多迦尊者，誤寫成第四十二，丟漏了「百」兩字。這些文字上的差異及丟字，在這次整理繪本中為了保持畫面原貌均未做任何更正。

本圖冊在整理過程中得到中國佛教協會周紹良先生的熱情指導，並為此書撰寫了序文。序文中周老節錄周叔迦老先生論述羅漢的文章，其文將十六羅漢到五百羅漢的由來及演變發展過程和歷代以羅漢為體裁在繪畫、雕塑等藝術創作方面的成就論述甚詳，閱後使人有一清晰了解。趙樸初先生欣然為本書題寫書名，使這本圖冊躍然生輝。在此僅向周老深表謝意。本書在整理過程中還得到張英安同志的熱情協助，在此，併表示感謝。

序

北京圖書館珍藏的《繪圖五百羅漢》，是一部名貴畫冊，對於研究中國石板人物畫是極為重要。它不獨描繪出五百個不同的羅漢，而且將五百個羅漢名字全部標出，這對於研究佛教羅漢史有重要參考價值。這五百羅漢究竟都是誰，使人一目了然。現在編者要我將關於羅漢的情況撰一介紹，記得先父叔迦先生曾有文章作過說明，現將全文錄之于下。

十六羅漢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據經典說，他們受了佛的咐囑，不入涅槃，常住世間，受世人的供養而為衆生作福田。古代譯品中如北涼道泰譯的《入大乘論》說：「尊者賓頭盧、尊者羅睺羅，如是等十六人諸大聲聞散在諸渚……守護佛法。」但是未列舉出十六羅漢一一的名字。此外，西晉竺法護譯《彌勒下生經》云：「所謂大迦葉比丘、軍屠鉢嘆比丘、賓頭盧比丘、羅云比丘、汝等四大聲聞要不般涅槃，須吾法沒盡，然後乃當般涅槃。」東晉失譯《舍利弗問經》也說：「我去世後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般嘆、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隋智顗《法華經文句》卷二即根據此說云：「佛敕四大羅漢不得滅度，待我法滅盡。由是住持于今，未得入無余涅槃。」而唐湛然《法華文句記》解釋此文却云：「准《寶云經》第七，佛記十六羅漢令持佛法，至後佛出方得入滅。彼經一一皆列住處、人名、衆數等。故譯聖者皆于佛前各各誓言：我等以神力故弘護是經，不般涅槃。賓頭盧、羅云在十六數，却不云迦葉。」今勘現本《寶云經》有兩譯，一是梁代曼陀羅仙譯，一是梁代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都無此文。只是僧伽婆羅譯本卷七末沒有一般經典慣例的「信受奉行」的文句，或者現本的經文有所缺失，這就難以考定了。現在所有的十六羅漢的典據是依唐玄奘譯《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難提密多羅，此云慶友，是佛滅後八百年時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人。

《法住記》中說：第一尊者賓度羅跋憍闍（Pindolabharadvaja），與白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第二尊者迦諾迦伐蹉（Kanakavatsa），與白眷屬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方迦濕彌羅國，第三尊者迦諾迦

跋厘憍闍 (Kanakā-bharadvāja) 與白眷屬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東勝身洲，第四尊者蘇頻陀 (Suvinda) 與白眷屬七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俱盧洲，第五尊者諾距羅 (Nakula) 與白眷屬八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南瞻部洲，第六尊者跋陀羅 (Bhadra) 與白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耽沒羅洲，第七尊者迦理迦 (Kārika) 與白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僧伽茶洲，第八尊者伐闍羅弗多羅 (Vajraputra) 與白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鉢刺拏洲，第九尊者戍博迦 (Svaka) 與白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香醉山中，第十尊者半托迦 (Panthaka) 與白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住在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羅怛羅 (Rahula) 與白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畢利颯瞿洲，第十二尊者那伽犀那 (Nagasaena) 與白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廣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因揭陀 (Ingata) 與白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廣脅山中，第十四尊者伐那婆斯 (Vānavasin) 與白眷屬千四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尊者阿氏多 (Ajita) 與白眷屬千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鷲峰山中，第十六尊者注荼半托迦 (Cunda panthaka) 與白眷屬千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持軸山中。

自《法住記》譯出以後，十六羅漢受到佛教徒的普遍尊敬贊頌。現存敦煌唐人寫經中還存有《第八尊者伐闍羅弗多羅》、《第十尊者羅護羅頌》二首，每首七言八句（見《敦煌雜綴》下）。此外還有《十六大阿羅漢因果識見頌》、《書》，題云「天竺沙門闍那多迦譯」而不記時代。前有宋范仲淹序云：「慶曆中宣撫河東，宿保德冰谷傳舍，于堂檐罅間得之，因于府州承天寺命僧別錄藏之。于戊子歲（1048）有江陵僧慧哲又出其藏本，稱得之于武陵僧普煥，寶之三十余年云云。」書中記十六阿羅漢各為摩拏羅多說自所證「因果識見」，各有七頌，總有一百十二頌。唯文義淺薄，其為宋代漢地民間偽造無疑，就此亦足見當時民間對十六羅漢崇奉之廣。在《秘殿珠林》還載有唐人畫《十六應真圖》，卷後附宋姜夔跋，完全引用了此頌，可見這《因果識見頌》在宋時是相當流行的。

關於十六羅漢的圖像方面，《宣和畫譜》卷二載梁張僧繇有十六羅漢像一幅。他是否根據北涼道泰譯的《入大乘論》，或者如湛然所說《寶云經》的記載而畫，難以考定，但是我們知道當時佛教界對十六羅漢的崇奉并不普遍。唐玄奘譯出《法住記》以後，到乾元中盧楞伽特愛好作十六羅漢像，《宣和畫譜》卷二記載他有這類作品多種，又同書卷十中記下維也有十六羅漢圖四十八幅。到了五代時這類繪畫就更多起來，如南唐的陶守立（見《式古堂書畫考》二）、王齊翰（見《宣和畫譜》四）、《清河書畫舫》五、《秘殿珠林》九），前蜀的李升（見《宣和畫譜》三）、

林》(八)。

由于十六羅漢住世護法的傳說，引起漢地佛教徒對於羅漢的深厚崇敬，于是又有五百羅漢的傳說。

五百羅漢的傳說在佛經中是常見的，例如西晉竺法護譯有《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佛滅度迦葉尊者與五百阿羅漢最初結集三藏。《舍利弗問經》中說，弗沙秘多羅王毀滅佛法後，有五百羅漢重興聖教。諸如此類說法甚多。在中國漢地自東晉竺曇猷居住天臺山時，占老相傳云天臺懸崖上有佳精舍是得道者所居。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猷潔齋累日，度橋見精舍神僧，因其燒香中食。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于是而反(見《高僧傳》十二)」。後世遂有石橋寺五百應真之說。《天臺山志》引五百應真居方廣寺感應異記云：「永嘉長史全億，畫半千羅漢形像。」到五代時，五百羅漢的尊崇特別興盛。吳越王錢氏造五百銅羅漢于天臺山方廣寺。顯德元年(964)道潛禪師得吳越錢忠懿王的允許，遷雷峰塔下的十六大士像于淨慈寺，創建五百羅漢堂。宋太宗雍熙二年(985)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十六羅漢與五百羅漢)，奉安于天臺山壽昌寺。宋仁宗供施石橋五百應真的敕書載《天臺山志》。各地寺院也多建五百羅漢堂。宋蘇軾集中有元符三年(1100)為祖堂和尚作的《廣東東莞縣資福寺五百羅漢閣記》(見《東坡七集》後集二〇)。

各地名山也有羅漢洞或竹林聖僧寺的傳說。如河南嵩山就有五百羅漢洞。據宋崇寧元年(1102)釋有挺撰《中岳寺五百大阿羅漢洞記》(又名《修聖竹林寺碑》，見于《八瓊室金石補正》二〇八)中稱：「唐初蜀僧法藏始感得靈異，知山中竹林寺是聖僧所居。宋代院主崇敬，因選定此洞，造五百羅漢像。現存的五百羅漢堂有北京碧雲寺、成都寶光寺、蘇州西園寺、漢陽歸元寺、昆明筇竹寺等處。

歷代畫家繪畫五百羅漢圖像，見于著錄的有梁代的朱繇，見于宋中興館閣儲藏。稍後有宋代的李公麟(見《清河書畫舫》八、《法書名畫見聞表》、《式古堂書畫考》三)，南宋的劉松年(見《秘殿珠林》十)，吳彬(見《石渠寶笈》三)。

至于天臺山石橋寺五百羅漢的名號，據《寶刻叢編》十五載大和癸巳(833)大德崇義所撰的《吳(宣州)龍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注云，出《復齋碑錄》。又《金石續編》十七有紹興四年刻的《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這兩碑現都不存。但是《乾明院碑》在明崇禎十六年(1643)，高承埏曾刻于涇縣署中，其子高佑鈺又重刻，被收

入《嘉興藏》第四十三函中。書中所舉五百羅漢的名號毫無典據，想是宋人附會之談。

從這裏可以知道：「五百羅漢」雖然見于佛書，事實上最初只是提到一個籠統的數目，并無各個具體人名。因之可以想像，雖然早在梁代已有朱繇畫過五百羅漢圖、五代吳越錢王造過五百羅漢像，恐怕也只是畫出、造出五百個不同形像的人物，并無具體人名。到了宋代《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則是收集了佛書中一些尊者名字羅列而成，事實上也沒有圖像。到了明代，由于供奉羅漢之風盛行，于是根據《羅漢尊號碑》才把形象與名號聯係在一起。曾見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四川羅漢寺複刻明崇禎十六年（1643）癸未季冬月初八日重刻《羅漢圖錄》，正是證明五百羅漢把形象與名號彙刻在一起，是比較晚的。自此以後，有些寺廟就把兩相結合的羅漢像，造成石刻板畫，或以壁畫形式安置殿堂之間。首先是清乾隆帝弘歷在萬壽山興建了五百羅漢堂，并親自撰制了《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五百羅漢堂記》提倡了石刻藝術，影響所及頗廣。就今所知，如常州天寧寺，他們就是以石刻板畫裝飾殿堂的，當時并有拓本流傳。可惜這兩處石刻在戰亂中全部喪失，天寧寺羅漢像石刻拓本現在也很不易得。

在太平天國戰亂之後南嶽祝聖寺的修復過程中，由于住持的發心，一些居士的支持，也曾預備把常州石刻五百羅漢像重新刻石安置在自己的殿堂上，後來獲得徽派畫家所畫的《五百羅漢畫冊》，于是遂依畫本雕刻上石。詳細記載見李元度《祝聖寺新建羅漢堂記》。這本《繪圖五百羅漢》，大概就是按照原製重新描繪下來的。可珍貴處，不單看到石刻人像的風貌，而且加繪了彩色，使研究佛教神像的造型更有參考價值。從這裏我們也看到乾隆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常州天寧寺、南嶽祝聖寺彼此沿襲繼承的關係。雖然這本已變成畫冊本，但對於研究中國石刻板畫還是極為重要的。

周紹良

張玄（見《宣和畫譜》三、《清河書畫舫》五），吳越的王道求（見《式古堂書畫考》二），都有此類作品，而以前蜀貫休爲最知名（見《清河書畫舫》五、《妮古錄》、《式古堂書畫考》十），宋代孫知微（見《清河書畫舫》六）、李公麟（見《珊瑚網》二二）、《弁州四部稿》三七、《式古堂書畫考》三、《秘殿珠林》九、十、《書畫鑒影》三、《寶繪錄》十、《平津館鑒藏書畫記》、《江村書畫目》、《好古堂家藏書畫記》上、三、秋閣書畫錄二、顏博文（見《式古堂書畫考》二）、李時擇（見《式古堂書畫考》二）、梁楷（見《書畫鑒影》三）、係必達（見《秘殿珠林》九）；僧中如梵隆（見《珊瑚網》二二）、《弁州四部稿》三七、《式古堂書畫考》三、《大觀錄》四、《江村銷夏錄》、《春霞閣題畫絕句》、月蓬（見《式古堂書畫考》二）、海倫（見《秘殿珠林》九、十）；元代趙孟頫（見《秘殿珠林補編》十）、錢選（見《盛京故宮書畫錄》三）、明代吳偉（見《秘殿珠林》集）、仇英（見《過雲樓書畫記》四、《江村銷夏錄》）、《盛京故宮書畫錄》三）、吳彬（見《石渠寶笈》三）、丁云鵬（見《石渠寶笈》三）等，都有名作見于歷代的著錄。

關於十六羅漢的雕刻方面，最早的有杭州烟霞洞吳越國吳延爽造十六羅漢，計右壁內部一尊、前部四尊、左壁十尊。此十六尊的雕刻技巧同一手法。阮元《兩浙金石志》曾載有《烟霞洞吳延爽造像功德記》。吳延爽是吳越王錢元瓘妻吳夫人的兄弟。宋代曾在此洞補刻僧像、布袋和尚像，作法淺陋，遠不及前十六尊。可見《咸淳臨安志》所記：「原有石刻羅漢六尊，吳越王感夢而補刻十二尊，成爲十八」之說，全出于附會。

由十六羅漢演變成爲十八羅漢，主要是從繪畫方面造成的。現在所知的最早的十八羅漢像，是前蜀簡州金水張玄畫的十八阿羅漢，宋蘇軾得之于儋耳，題了十八首贊（見《東坡七集》後集二〇），但未標出羅漢名稱。其次是貫休畫的十八阿羅漢，蘇軾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見之，爲之作贊十八首，每首標出羅漢名稱，于十六羅漢外第十七爲慶友尊者，即《法住記》的作者，第十八爲賓頭盧尊者，即十六羅漢中賓度羅跋羅憐閣的重出（見《東坡七集》續集十）。清《秘殿珠林》也有貫休十八羅漢圖卷，後有宋蘇過、元趙孟頫、明宗徹三跋，也不題羅漢名字。宋紹興四年（1134）《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碑》于五百羅漢尊號前列十八羅漢尊號，也是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宋咸淳五年（1269）志磐撰《佛祖統紀》關於供羅漢（卷三十三）闕前說，認爲慶友是造《法住記》的人，不應在住世之列，賓頭盧爲重復；應當是迦葉尊者和軍屠鉢嘆尊者，即是《彌勒下生經》所說四大聲聞中不在十六羅漢

之內的二尊者。

西藏所傳的十八羅漢，是于十六羅漢之外加上法增居士和布袋和尚，這些傳說也都是從漢地傳去的。當西藏朗達瑪王（唐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8）破壞佛教時，西藏六位大師來到西康，見到當地各寺普遍繪塑十六尊者像，特別是盧梅、種穹大師摹繪了聖像，迎到藏中耶爾巴地方，這就是著名的耶爾巴尊者像。後來陸續傳入漢地各樣傳說而增加了一像。據說達磨多羅（法增）居士是甘肅賀蘭山人（今阿拉善旗），因奉事十六尊者而得到感應，每日都見有無量光佛出現于雲中（見第五世達賴著《供養十六羅漢儀軌》）。他的畫像常是背負經篋，身傍伏有卧虎。但是至今在供養儀軌中還只是十六尊者。

《秘殿珠林續編》第四冊有清莊像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冊，後有清高宗題頌，頌中說：第十七降龍羅漢是嘎沙鴉巴尊者（即迦葉尊者），第十八伏虎羅漢是納答密答喇尊者（即彌勒尊者），由章嘉呼圖克圖考定。但降龍伏虎是後世傳說。蘇軾《應夢羅漢記》說：元豐四年歧亭廟中有一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可見北宋時降龍伏虎像不一定是分成兩個羅漢的。

綜合以上各說先後發展來看，十八羅漢傳說的興起，並沒有什麼經典的根據，只是由于畫家們在十六羅漢之外加繪了兩人而成爲習慣，于是引起後人的種種推測和考定。最初的傳說十八羅漢中第十七既是《法住記》作者慶友尊者，第十八便應是《法住記》譯者玄奘法師。但是後人以未能推定爲玄奘而推定爲寶頭盧，以至重復，結果造成衆說不一，難以考定。由此，十八羅漢的傳說因而普遍，自元朝以後各寺院的大殿中多雕塑十八羅漢像，十六羅漢的傳說則不甚通行。

歷代畫家繪的十八羅漢畫像見于著錄的，有後唐的左禮（見明都穆《鐵網珊瑚》十二）、前蜀的貫休（見《秘殿珠林》九）、宋代的李公麟（見《秘殿珠林》三）、《盛京故宮書畫錄》二、《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五）、瞿汝文（見《式古堂書畫考》二）、賈師古（見《岳雪書畫錄》二）、僧海命（見《秘殿珠林》）、元代的趙孟頫（見《秘殿珠林續編》）、錢選（見《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五）、張渥（見《盛京故宮書畫錄》三）、方方壺（見《古芬閣書畫記》）、明代的仇英（見《秘殿珠林》二十）、吳彬（見《石渠寶笈》三）、丁雲鵬（見《夢園書畫錄》）、《秘殿珠林》十二、《盛京故宮書畫錄》三、《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五）、錢貢（都穆《十百齋書畫錄》二十二）、李麟（見《秘殿珠林》二集）、陳範（見《秘殿珠

阿羅漢於佛前受記已歡喜踊躍此賢劫
中授受源流也自像設流傳震旦棲真天台
於是杭州淨慈寺北平香山寺並有五百應
真塑像宋東坡居士有羅漢贊唐僧貫休
宋李伯時並畫阿羅漢我朝

高宗皇帝有萬壽山五百羅漢堂記

祝聖寺石鑿五百阿羅漢像記



妙法蓮華經有五百弟子受記品言五百阿

羅漢為佛大弟子佛授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記令護持宣助法量無邊佛法教化

衆生次第當得成佛同歸普明而時五百

釐歌萬年而登壽宇亦祇樹園一段盛事也
工竣謹誌其緣起

嘉慶三年戊午清和月常州府知府胡觀瀾敬跋

康德七年庚辰冬至日遼東金州仁忱張永義敬製

文登孫玉山沐手敬繪



太上皇帝御製

萬壽山五百羅漢堂記發光明藏證菩提心一切三

千大千億兆衆庶仰觀

天藻身歷化城無不踴躍歡喜謹重訂五百羅漢之
名號并仿摹淨慈之法像鳩工勤石莫無久遠
從茲具多香泥石墨鐫華俾信受皈依者瞻妙
相之莊嚴感應真之度世於以頌

聖祝